

波兰科幻泰斗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作品集（共6册）



刘慈欣、梁文道、
戴锦华、吴岩 诚意推荐

版权信息

书 名 波兰科幻泰斗莱姆作品集（共6册）

作 者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译 者 靖振忠 陈灼 许东华等

责任编辑 吴莹莹 赵奕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 yilinpress

意见反馈微信： YiLinPress1989

目录

CONTENTS

[索拉里斯星](#)

[惨败](#)

[未来学大会](#)

[无敌号](#)

[伊甸](#)

[其主之声](#)

版权信息

Solaris by Stanislaw Lem

Copyright © Tomasz Lem 197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8-1340号

书 名 索拉里斯星

作 者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译 者 靖振忠

责任编辑 吴莹莹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8217-3

关注我们的微博：@译林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yilinpress

意见反馈微信：YiLinPress1989

目录

CONTENTS

[致华语读者](#)

[新来者](#)

[索拉里斯学家](#)

[客人](#)

[萨特里厄斯](#)

[哈丽](#)

[《小伪经》](#)

[会商](#)

[怪物](#)

[液氧](#)

[谈话](#)

[思想家](#)

[梦](#)

[成功](#)

[老模仿体](#)

致华语读者

2021年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年” 暨莱姆诞辰100周年

为什么会有莱姆这样的人呢？他是20世纪波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他的文学才华和智慧，以及他戏剧般的人生，共同铸就了这位奇才。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残酷地摧折了他的青春。有着犹太家庭背景的他，被迫隐姓埋名，改变身份，做起了焊工。1945年后，当发现家里已无以为继的时候，他正式踏上了写作的道路。在战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莱姆发表了他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曾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医学。尽管没有完成学业，但在与教授和同学的对话中，莱姆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在他今后的作品当中：人与机器的边界在哪里？人可以“从原子中”构建出来吗？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标准究竟在哪里？

莱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各种预测和直觉判断已成为当代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他的作品最发人深省的并非物质与技术层面的想象，而是道德层面上的深刻思考：人的创造力能够达到何种地步？机器权限的边界在哪里？在一个机器和人类共同存在的世界里，道德的标杆将会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今文明技术发展的同时要去寻找的答案。

莱姆怀着好奇和从容之心看待未来。作为一名卓越的未来学家，他能够猜想到在不久的将来，等待人类的是什么。这也是他的作品值得一再回味的的原因。许多作品尽管写作于几十年前，但在今时今日依然能凸显出它们的时代前瞻性。

赛熙军



(Wojciech Zajączkowski)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

2021年3月9日于北京

新来者

飞船时间19点钟，我穿过聚集在发射井周围的人群，沿着金属梯子爬下，进入了着陆舱。里面空间不大，勉强能让我抬起双肘。我将软管末端拧进着陆舱舱壁突出的端口里，接着我的宇航服便充满了空气。从那时起，我就丝毫动弹不得。我站在那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悬在一层空气垫子里，和着陆舱的金属外壳结成了一体。

我抬起双眼，透过弧形的玻璃面罩，可以看见发射井的四壁，再往上是莫达德的脸，他正俯着身子向下张望。随着沉重的锥形防护盖从上面安放就位，那张脸很快就消失了，一切都陷入了黑暗。我听见电动马达呼呼的旋转声重复了八次——正在将螺丝拧紧。然后是空气进入减震器的嘶嘶声。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已经能辨认出唯一一块仪表浅绿色的轮廓。

“准备好了吗，凯尔文？”耳机里有声音说。

“准备好了，莫达德。”我回答说。

“什么都不用担心。观测站会引导你着陆的，”他说，“一路顺风！”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头顶上便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着陆舱晃了晃。我本能地绷紧了肌肉，但没有别的动静。

“我什么时候起飞？”我问道，一边听到一种沙沙的响声，就好像细沙落在膜片上的声音。

“你已经起飞了，凯尔文。保重！”耳边传来莫达德的声音。我正不大相信，一道宽宽的缝隙在我面前打开，透过那儿我可以看见满天的繁星。我试图找到宝瓶座阿尔法星，也就是“普罗米修斯号”当前的行驶目的地，却一无所获。银河系中的这部分星空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一个星座都不认识，就好像狭窄的舷窗外满是闪闪发光的灰尘。我等着看哪颗星星首先开始熄灭，但并没有看到。它们只是变暗，消失，融化在一片渐渐变红的背景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大气层的上层。我僵硬地

裹在气垫里，只能直视前方。仍看不到地平线。我继续向前飞着，感觉不到任何运动，可是慢慢地，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地被一股热流所浸透。舱外响起了一种轻微而尖利的吱吱声，就像金属划在湿玻璃上的声音。如果没有仪表盘上闪烁的数字，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下降的速度有多快。星星全都不见了。舷窗外充满了微红的亮光。我可以听到自己沉重的脉搏声。我的脸热得发疼；我可以感觉到空调的冷气吹在脖子上。我很遗憾没能看到“普罗米修斯号”——等到舷窗自动打开时，它一定已经在视野之外了。

着陆舱猛地震动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下，然后不停地颤动着，令人难以忍受。这种震颤穿过了所有的隔热层和气垫，进入了我的身体深处。仪表盘浅绿色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我盯着它，并没有感到害怕。我大老远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死在我的目的地。

“索拉里斯观测站。”我呼叫道，“索拉里斯观测站。索拉里斯观测站！你必须采取行动。我觉得我正在失去平衡。索拉里斯观测站，我是新来者。完毕。”

于是我又一次错过了这个星球出现在视野里的那个关键时刻。它广阔而平坦，从它表面上条纹的大小我可以判断出我还离得很远。或者说我的位置还很高，因为我已经越过了那条无形的边界，和一个天体的距离已经变成了高度。我正在下降。仍在坠落。我现在能感觉到了，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我马上又把眼睛睁开，因为我想尽可能看到一切。

我在寂静中等候了几十秒，然后再次呼叫。这次我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一连串的静电噼啪声在我耳机里重复着，背景上是一种非常低沉的嗡鸣声，就好像是这个星球自身发出的声音。舷窗里橙色的天空像是覆盖着一层薄膜。舷窗玻璃暗了下来；我本能地畏缩了一下，尽管包裹着我的那层气垫限制了我的活动范围。片刻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云彩。它们一大团一大团急促地向上飘去，像被风吹着一般。我仍在滑翔，一会儿在阳光下，一会儿在阴影中，因为着陆舱正在绕着它的竖轴旋转。貌似肿胀的巨大日轮平稳地从我眼前穿过，从左边出现，在右边落下。突然间，穿过那噼啪声和嗡鸣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